

1938

年

第

卷

第

5-6

期

國立北平圖書館藏

祖國

5

目 錄

廿七年十一月三日出版

好轉中的戰局.....	未明
長沙大火與焦土抗戰.....	劉榮煒
復論復興國民黨.....	胡秋原
不要懷疑最後勝利.....	龍取直
抗戰第四期的國際形勢.....	彭芳草
讀書與救國.....	劉榮煒
世界史略小引.....	胡秋原
復刊記.....	編者

好轉中的戰局

未明

最近的戰事，較之武漢及廣州退却之時，已經穩定得多。打仗不怕退，怕的是潰，怕的是主力消滅。然今日我們不懂主力未損，并能站得住打，還是值得欣慰的。

目前戰事重點仍在廣東，而同時敵人顯然想在西北有所舉動。據我們判斷，敵人陰謀仍在打通粵漢路，同時西渡黃河。最近在鄂西南敵人之調動，大約目的在於增援北方及江西方面；而同時，則企圖在廣西作試探性的威脅，而于可能時切斷西南的國際通路。我們深信，我們的軍力能打破敵人的陰謀，而我們一定能以全線的反攻打破敵人的陰謀。

三十日合衆社電：英大使在滬談話，說「中國有長期抗戰決心，中國之主力并未受損，士氣極旺。政治方面均能團結一致」。這是事實，也是勉勵。又說：「關於調解之說，完全無稽。根據日方前所標榜政策，英國在經濟及政治方面，均無與日本合作可能。」我們對於英大使這種聲明，應表示高度的讚意。

長沙大火與焦土抗戰

劉榮煒

最近長沙大火，誠然是一件不幸的事，但事實既已如此，當事者既已分別警處，我們千萬不必對此多生怨尤，或發些無意思的感慨。祇能認這是一一個極嚴重的錯誤，研究這錯誤如何發生，如何可以避免，藉此增加警覺，並相戒將來不再育同樣的錯誤而已。怨尤絕對要不得，一則於事實無補，一則也顯得自己沒有忍痛奮發的勇氣。

這錯誤之發生，自由於當事者之糊塗，懶惰，不壞事任。但此荒唐備快糊塗的舉動，實有幾分爲「焦土抗戰」這名詞所誤。「抗戰是否必須「焦土」，我們後面再說。但首先第一，我們就不喜歡，並且絕對不願用這名詞。因爲這是日本人的口號，日寇內田康哉曾說爲了奪取滿蒙，不惜將日本化爲焦土，故被嘲爲焦土外交。我們有堂堂正正的「長期抗戰」與「抗戰到底」的主張，既不要抗戰到底，因戰爭之劇烈，自不免有許多地方要變成焦土，然長期抗戰與抗戰到底，不必就是焦土抗戰。我們不必服日寇學舌，最好凡是日寇所慣用的名詞，我們一概都不採用，免得起許多歧義，生許多誤解。

抗戰是否必須焦土？戰爭既是在我們國內打，凡是打仗的地方，當然要

R
505
108
2

1938-1939
5-16. 18. 19. 21-20

32-36

復論復興國民黨

胡秋原

國民黨少壯幹部無條件團結

為民族復興之一線生機！

今年春天，作者曾貢獻「復興國民黨」的主張，認為是復興民族的前提。為解懸起見，曾作再論復興國民黨。後曾再三申明此意，而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之際，曾說復興國民黨的根本問題在於統一及健全幹部及應有幹部政策。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頒布後，曾說復興路線已定，領袖已立，惟在集中人才，樹立法紀，切實力行。作者這點淺見，沒有得到普遍深切的同情之考慮。許多國民黨的朋友認為國民黨業已很好，毋庸復興；而許多悲觀和成見的朋友，則認為國民黨已經無用，無可復興。然而作者深信，如國民黨無辦法，中國決無辦法；我不對祖國絕望，也就不對國民黨絕望。然而國民黨如有缺點，不可體疾忌醫。作者過去反對過國民黨，直至今日為止，尚非國民黨員。然我深知國民黨無望之日，也就是我做亡國奴才之時！所以一息尚存，願作復興國民黨之呼籲。所幸這幾月時局的變化，復興國民黨愛護國民黨的必要，日益為國民所共感了。就是對國民黨不滿的人，也不能不說必須銳意的愛護國民黨了。為什麼呢？今天國民黨和國家的命運不能分離，國民黨是中國之舟的馬達和舵，這馬達和舵完結，就是四萬萬人的殞滅！不愛國民黨者，結果也會有不愛國的危險的。然而，我們的祖國啊，我們能够不愛嗎？今天在漢口廣州陷落以後，在國民黨中央快開大會之前，我又要痛切的呼號「復興國民黨」了。如果有人責備我老調重彈，我將答復：這是國家起死回生之調，非彈不可的。

自五全大會以來，開了國民黨的一個新時期。其最重要的成就是：

- (一) 領袖制之確立。
- (二) 抗戰建國綱領之頒布。
- (三) 中樞人選之更張。
- (四) 三民主義青年團之組織。

在快要八月之時，我們應該檢查我們國民黨的成績。國民黨的意志比較增強，活氣比較增加，威信比較增高，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。然這還未足以復興國民黨，挽救民族之危機，就是三民主義青年

受戰爭的破壞，變成一片焦土。這是我們所不願意的。但正因為我們不願意我們的祖國變成一片焦土，所以要在日寇侵入的地方，拚死抵抗，那怕把那個地方打成一片焦土，我們還是要拚死抵抗，以保全祖國的其他部份之完整。抗戰以來，因奮勇抗戰而變成焦土的地方，不知多少。我們對此，並不惋惜，祇有痛憤，痛憤我們的生命財產之損失。但我們為挽救國家民族生命之更大的犧牲，却不惜局部之焦土。這種悲憤而壯烈的犧牲，才是「焦土抗戰」之正當解釋，然我們絕無標榜「焦土抗戰」之必要。正如說拚命抗戰并非要人死絕一樣。這是一種最後應有的決心，不是一種一鈔安當的政策。

此外有一種情形，也可以解作「焦土抗戰」，我們因戰時關係而退出某一地方，不願意資一草一木於敵人。凡認為可資敵人利用之物，一律運走，其不能運走者，則一律破壞之。這是一種犧牲，也是十分悲痛而壯烈的。然這在我們古代兵書上已有名稱：「堅壁清野」，不一定要叫做「焦土抗戰」。

且凡為「堅壁清野」者，必須有計劃，有步驟。先將可運者運走，其不能運走而認為要加以破壞者，則選擇一個最適當時機（最好在敵人快迫近之時）一舉破壞之。而在未破壞之前，人口如何疏散如何救濟，都應有相當計劃。尤其這種決心，應使人民能够瞭解。這次長沙大火，距長沙遠未受敵人威脅之前，并未抗戰，自行焦土，不僅表示當事者之無計劃，簡直是糊塗荒唐之舉。即令其居心不無可原，論其行為，實應虛以與故意縱火同等之重罪。彼等辱職殃民，不堪重任，應為用人處事之大戒。總之，事情過去了，大家要忍一時之痛苦，求事變之正當教訓，今後更精明更有計劃的作事用人，則此次長沙之劫火，與無辜之死傷，幾庶可成爲我們這民族成年的一次煉獄。

團也還無理想的成績，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。這都不足慮，然如不能找出效力遲滯的原因迅速迎頭趕上，則是至危之事。

國民黨過去這留，而今日尚未完全克服的一個最大病象，就是國民黨不能成爲一個完全統一的有機體，發揮統一的機能。人才不能集中，行動不能推進，率由於此。

爲什麼有如此現象呢？手工業生產和家庭制度的犧牲，還在國民黨中起作用。然國民黨是領導中國現代化的，他不能不首先現代化；而首先，克服舊制之殘餘。

但國民黨不能充分統一之關鍵在什麼地方呢？

問題不在最高領袖。領袖是以民族之心爲心的。他的目的只是復興民族

問題不在一般黨員。一般黨員是愛黨愛國的。他們的希望只是不做亡國奴。

問題在于上層領袖和中層幹部。

數千年的家族制度和多年內爭，在國民黨中形成許多門戶。歷史和感情使這門戶固定，而使門戶間的關係疏遠。這正如許多家族分爲許多房，許多記一樣。社會的因素是一定起作用的，然而，也不是不能克服的。

克服之道，希望國民黨上層領袖們公忠體國領袖，揮如慧之劍，斷門戶之絲；黨內只有同志，決無私人；只有國策，決無私見。

假使這還有困難，就不能不希望國民黨的中層幹部了。上層領袖的門戶，是建立于中層幹部結合之上的。中層幹部完全統一起來，上層幹部也一定統一或者非統一不可。所以，國民黨能否統一，決于中層幹部能否統一。

然而，中層幹部是非統一不可啊！黨的危機，國憂也是很明白的。中層幹部不能徹底統一，結果必至亡黨亡國！中層幹部無條件團結起來，是民族復興的一線生機！他們統一起來，才能使黨發揮統一的活力，統一的行動。

能不能够無條件的統一呢？爲什麼不能呢？政黨者，是共同利益共同奮鬥之政治行動之結合。國民黨有：

- (一) 共同之目的——抗日救國；
- (二) 共同之領袖——蔣委員長；
- (三) 共同之綱領——抗戰建國綱領；
- (四) 共同之主義——三民主義。

這都是毫無不同的。即使三民主義的解釋不是絕對一致，但民族主義的權主義是無可爭辯的。即使民生主義還可以繼續研究，但今日其內容應該是發展國家資本，獎勵私人資本，歡迎友邦資本也是無可爭辯的。既然同志，便應同行動。否則，便沒有達到黨員的責任。而這就是黨的紀律沒有嚴格執行。黨紀何以不能執行呢？主要原因還是恐怕牽涉到上層領袖。然如果中層幹部一致擁護紀律，自勉自勵，黨紀無有行不通的。

所以要說國民黨不能統一，那只是怪中層幹部不能統一。而這是爲長者折枝之事，是不爲也，非不能也。

所謂中層幹部者，指三十方左右至四十左右國民黨中的活動份子。這正是人生之事業時代。國家之真正責任，在他們身上。如果他們不負責，國家真無可爲。然而，即使他們能够不願後世的批評，國際的嘲笑，而當前的亡國之慘，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！

只要國民黨中層幹部能够負責有爲，積極奮發，統一奮鬥，那就是民族復興之絕對保證！

不僅國民黨中層份子應該統一奮發，國民黨的上層領袖必須有幹部政策，選用培植和愛護國民黨中的少壯份子。應該記得，不用一個溫順私人，但要盡量引用忠實幹部。政府必須不分黨的用人才，黨必須不分派的用幹部。不僅國民黨和國民黨的中層份子應該統一奮發，全國有爲的份子都應該愛護國民黨，愛護國民黨的中層幹部。愛護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，加入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，鞠躬盡瘁，任勞任怨，做一個忠誠的份子。法國人說：「批評易而藝術難」。旁觀竊笑，并不一定比貪污之徒更爲高尚。

假使全國優秀份子都能集中于國民黨，而國民黨能充分執行紀律，聯繫全黨奮發，民族有一個中心力量，這民族絕對不倒。民族有一個中心，抗戰建國才能推動。然而，民族到了最後關頭，今日也是國民黨中層幹部負亡國和興國責任的最後試驗之時期了。

假使有人問：你勸別人加入國民黨，你自己爲什麼不加入國民黨呢？第一，今日黨見在一般人中間還很固執，一個單純國民對國民黨表示愛護，足以表示這不是私見；第二，如國民黨內外一致痛感非興黨不能興國的時候，作者雖然無能，是願不猶豫的做一個國民黨員的。

抗戰第四期的國際形勢 彭芳草

武漢爭奪戰止酣的時候，日寇突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來侵犯我們的粵海。寇兵在大亞灣登岸之後，不到兩星期，竟經惠陽而沿廣九路直犯廣州，形勢當然影響了武漢保衛戰，在廣州失陷後不久，武漢艦之又陷，這不能不說是抗戰軍事中的一大變動。在這個大變動期中，我們需要的是自我檢討。許多人分析三期抗戰這樣迅速結束的原因，均認為廣州者不失陷，武漢失陷當不至如此迅速，至於廣州之失陷，實由英國對日態度軟化所致。英國之所失陷非武漢保衛戰結束之唯一的主要原因，同時也覺得廣州之戰並不能當作英國態度轉變的標幟。我們不從各方面去檢討自己的缺點，而將戰事形勢之轉變，歸罪於國際環境之不利，這真是大錯而特錯的。迄至現在，我們認為抗戰的國際形勢並未變動。

我們之所謂國際形勢未變動者，是說我們的友邦仍然是我們的友邦，並未與我們的敵人妥協，而共同謀我。倘若，便以為有利的國際形勢即英美法蘇合作，共同制裁侵略者，或各有國國家單獨出兵助我抗日，眼前的狀況，自然不能令人滿意了。不過這種形勢是不能要求的，而且獲運這遠得恨，不備英美尚不能以實力助我，就是對我最表同情的蘇聯，也還不肯單人匹馬的持刀相助。英美法蘇雖不肯走集體制裁之路，或單力投助之路，但對我們的態度却依然友好，對我們的敵人，亦未勾結謀敵，我們以為這就是有利的國際形勢。我們在這環境中，還是可以獲得若干程度的物質接濟，我們堅決勇敢地繼續抗戰下去，不必須有什麼集團的國際制裁或別人出兵，便可以消耗盡敵國的人力物力，而將之擊倒。因此，我們要在這個信念，抗戰前途，只有中國自己才能決定，國際形勢有利，也許能夠增進我們獲得最後勝利的程度，國際形勢不如理想似的變化，我們也是可以獲得最後勝利的，至多的影響，是使前進的程度稍緩遲而已。

最令人懷疑的是英國的對華態度，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不愉快的事實來，英日對華海關協定，英國屢出調和的使說，英國坐視百餘年來獲得的利權（如鴉片江航行權）被日人獨佔，坐視其僑民財產被日人破壞（至多只予賠償），甚至坐視其大使被日機掃射，兵艦被日機轟炸而不敢動作，坐視其唯一的根據地（香港）被日寇威脅而不敢制止，對日態度之軟化，實在足够應的了。英國的對日態度，是不就這樣軟化到底呢？或者像處理捷克問題似的，終

於會迫使中國割讓領土而交換和平呢？這，在我們看來，未免出了英國的忍讓限度。英國絕不肯使中國完全處於日寇控制之下，日寇控制了中國，不僅不肯肯徒然犧牲其百年來投下的鉅額資金，拋棄百年來經營的商業。害人利己的事情，誰都可以做，害人兼害己的事情，誰也不願做。英國對日的退讓，總還是有限度的，不過在這個限度之前，英國是要觀望待時的。她首先盼望中國自己能夠戰勝強敵，而無須乎武裝干涉（英國深恐戰爭時傷其英商而有受害帝國的一致），浪費自己的金錢，其次也希望等到日本精華耗盡，對華相持不下之時，只須陳兵耀武，一張外交文書，便能中止中日戰爭，那也合算。即最不得已須要武力對日，也還要佈置一下軍事外交的陣容，第一安定歐洲，使德意不為日助，第二獲得美國的合作，英國的單獨海軍力量是不能與日對敵的。所以，在最近期間，英國是不容積極的，但其準備工作也不會放鬆，設法與美國接近，加緊歐洲的團結，以取得未來的有利地位。我們不要看輕了最近締結的英美商約之政治的意義，這表示出英美兩大民族在經濟上的矛盾減少，而在政治上的接合可能加多；同時也不要不注意歐洲團結的進展，只要德法與英義的兩重危機這樣緩和下去，德義日集團未曾不可折散的。英國之所以對德義妥協，對美國讓步，如果說：是不在對付日本，那就未免過於把英國外交政策看得太簡單了。自然，歐洲團結乃至英美合作的真正實現期，尚需時日，所以英國還要等待，等待，等待，然而這種等待並不能說是對日妥協，對我懷有惡意。

遠東國際變化的關鍵，全在英國的手中，英國假如這樣等待下去，美國態度積極，但也要等待下去，因為美國沒有像英國在遠東那樣大的利益，當然不肯作英國的樞紐；蘇聯也會等待下去，因為蘇聯更不願作英美兩國的幫頭，而使本國冒險戰爭危險，尤恐怕這樣戰爭轉變為反蘇戰爭，自找苦吃。一致的有準備的等待政策，雖可延長日帝國主義的殘命，但並不是有意放任日帝國主義在華披猖，有意坐視中國被日帝國主義吞併，直至今日，英美也還是堅持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。我們正不必以她們的等待政策為慮，可怕的是我們不能堅決抗戰到底。只要我們能堅決抗戰到底，日帝國主義就不能收手，日帝國主義不能收手，英義與日本之間的衝突就無法避免，而英美也就不能助日吞併，這是違背她們自己利益的。如果我們的意志稍為動搖，那可難說了。抗戰的外交形勢之變化，雖要看英美的動向，實際的關鍵，仍然握在我們的手中。

讀書與救國

劉榮煥

今天的青年學生，在未出校以前，應切實讀書，努力求學。不學無術，無以立身，無以救國。唯其志在救國，更應讀書。

救國是我們的目的，讀書是手段——一種最基本的才幹。讀書而不救國，或讀不能救國之書，我們何須讀書？這種書是廢書，而這種人是廢人。然而，救國而不讀書，或以爲救國可不讀書，這種人對國的成績也就可想而知。所以我們應認清：我們是爲救國而讀書。讀書本身不是救國，但讀書是救國的第一步。這本是自明之理，但今天居然還有人以爲救國可不讀書，或矯枉過正，而硬說讀書就是救國，這無疑都是極大的錯誤。

錯誤之尤者，莫過於說救國可不讀書。本來，未讀過書的人也能救國，不必人人皆有學問，而後國始得救。然參與救國工作的人，倘人人有更多的知識與技能，豈不做得更好？當兵的人倘人人能讀戰術書，看較高深的外國科學雜誌，研究新兵器的使用和毒氣的製造，豈不更有益於抗戰？如工人以至老媽子都能看報，豈不更能增加抗戰的熱情與力量？但我們教育不發達，能讀書有機會讀書的人畢竟太少。這少數的人無疑是社會中堅份子，而他們無疑可擔負更大的救國責任。我們可鼓勵他們去救國，但不可動人不必讀書。叫人莫讀書，等於叫人不要學爲人和救國的本領。又有一種人勸學生不要重視課本，多讀時下的小冊子，這美其名曰勿讀死書，這也是極其錯誤的。今天學校各課程的內容，當然有要加損益的地方，但並非全不可讀，而且絕對必須精讀。大學的課程不必說，試問中學課程，那一樁不是做學問的基本工具，那一樁不是爲人作事的基本知識？不懂書本的常識而僅知玩弄幾個時下名詞決不能算真有學問，真有救國的本領。時下的小冊子，多半是討論中國，日本，以及國際上政治經濟的問題，許多有價值的誠然必須精讀，但也必須先有充分的預備知識，然後始能有充分的理解。什麼是最基本的預備知識呢？就是中學課程內的歷史，地理與公民。但爲人豈僅知此而已，還必須有較深的學問和專門實際的技能，這首先就要把中學課程標準內的理化，動，植，數學，英文，特別是數學和理化，樣樣都弄得了解和熟練。有了這

些學問，好比做工的人有了一套斧，鑿，錘，鋸，看起來樣樣都平常，用來效用多得很。無基本知識，不能爲學，更不能求高深學問。

此外又有人說讀書就是救國，這也是極大的錯誤。讀書本身還不能算是救國的行爲。祇能說讀了書後就能取得救國的基本知識與技能，可負更多的救國責任，讀書與救國之間，還沒有一個等號。

讀書所以能增加知識與技能，是因爲書籍爲知識與經驗的記錄。但人類知識，浩如煙海，必須選擇與我們目的相合者，始可致用。學校課程標準所以時有改訂，就是爲此。今天學校中的課程是否都選得適當呢？這要宏觀與我們抗戰建國的目的合不合。適合的，絕對要讀，不合的，絕對要改。根據抗戰建國綱領，視今日之輕重緩急，改訂和充實課程，自應爲教育當局所注意。今天國家有機會讀書的人根本太少。要以少數人的精力多學實際有用的知識。

總而言之，讀書在求救國的知識與技能。能一面讀書，一面有好的本領，實爲國家當爲國家所需要，不然，現在多學點技能，國家將來也用不着。最壞的是掛名讀書，終日游閑，掛名救國，并不能實際有利於國家，而且也荒廢學業。這些話在前些年說出去，很容易受人反駁。例如你說怕乾課業，但當國家弄得不成樣子，而無人出頭說一句話時，難道學生就不能出來作一點表示麼？是的，學生不可不問國事，但這祇應當作學生必須保留而在非常必要的時機拿出來使用的權利，不能視爲經常。而學生對政治有所表示，不見得就必須拋却書本。有些人偏要叫學生放下書本，去幹些瑣屑的政治活動，那同一味抑壓學生的行爲是同樣的愚蠢。但祇要政治稍上軌道，學生也就無須多花寶貴的光陰于不需要的政治活動了。今日的政治問題，是如何對日進行長期抗戰，一切有關抗戰之事，已在政府領導之下，順次施行。學生處此抗戰時期，固不能不留心國事，但尤須加倍努力讀書，學習救國的知識和能力。抗戰以來，有些日寇能爲而我們不能爲之事，樣樣都使我們痛心。我們有些什麼不能爲？概而言之，就是與科學技術有關的一切事。談到這一切，我們無疑比日寇差。但不是不可以補救的。這就在我們努力，特別是青年學生在科學技術上努力了。如在假期或暑期，能到人民中去進行宣傳教育事業，自然有極大必要，但這不足爲救國而不讀書的藉口。

最後，我們希望青年學生，特別是高中以上的學生，切實讀書，努力求學，從基本課程到軍事和技術的訓練。這是做人的基礎，救國的基礎。

世界史略

胡秋原

小引

作者曾起草兩本書稿，一曰小文法（哲學），一曰小辭書（歷史）。三年以前，曾爲小辭書作一序文，節錄於此：

「學莫微於知原。知莫大於窮變。節窮窮變者，所以御今而察來也。古人論學，首舉經史。經者，原理之學，論萬化之本原，究天人之大法，即今之所謂哲學也。史者，記述之學，溯一切起伏之跡，追參類生住異滅之相者也。芸芸萬彙，理雖同一；天地一理，稟變萬殊。執同以觀異，歷萬世以遺述，史之事也。綜異以見同，厲天地而齊物經之業也。學也無涯，斯爲經緯。（中略）實齋嘗撰六經哲史之義。（中略）所謂六經哲史者，猶言六經哲史料也。……夫豈獨六經爲然哉？萬物莫不有變，即莫不爲史。雲漢星宿之形成，天之史也；天文學在焉。山河之升沉，大地之層積，地之史也；地質學在焉。種族之孕育，性命之發展，草木蟲魚禽獸靈長之造化，生命之史也；生物學在焉。（西醫稱博物學爲自然史）。人羣之分聚，文物之興替，學藝之演進，則人類社會史也；而政治學經濟學法學及文學哲學等在焉。宇宙之大，難虫之末，均爲無窮史系之環節，無盡史流之川瀆，無限史樹之枝葉；故曰：萬有皆史也。然萬變不離常經，殊方宗於同理。千變萬化之機，固寓不易之理。是故爲學者必格物以窮理。如是有世之所謂哲學焉，有數學焉，有物理學焉，有人地學焉，有進化論焉，有社會學焉。蓋無理之變爲盲目，無變之理爲空虛。六經哲史，諸史亦經。萬有皆史，萬有皆經。故歷史與哲學者，實學問之兩極，相關交錯，而宇宙之妙，用在無內之微，體在無外之大，體用之機，實錯經複合而未可強分者也。今區區二，亦方便之計云爾。（中略）余嘗擬將造爲二書：一曰宇宙文法（綜合世界之哲學），一曰宇宙辭書（比較世界文化史）。夫通一國之文法及辭學者，即可進窺一國之文籍，雖熟巧存乎時習，要可由是而之，斯固宇宙之書之門牆，而大塊文章之階梯也。（中略）茫茫時空，縱橫四極，五洲蒸騰，興亡亦多。人類之生，文物可考者，五十萬年，文獻可徵者，亦垂萬年。淵源所自，亦長遠哉。夫今日者昨日之稀延，現在者將來之根據，故必搜集祖典，網羅故實，考其始源，理其流別，較其同異，驗其因果，辨所從來，不迷去向。史之爲職亦大矣。原夫書契之初

，即歷史記之始，厥後或紀年記事，或紀傳綜述，或斷代成書，或紀事本末，或別考貨殖四裔之源流，或詳察制度學術之沿革，五洲互通，經譯大明，通史運作，頗事對裁。而隨地學，古生物學，人學，金石學之大興，或依地層而推遠索，或依化石而次生息，或據地層歷史之幽光，或遠征證古俗於今日，史料日富，史鑑日廣。於是彙知諸哲流變，諸相因緣，攝三才萬有之序，始盡歷史之功。本此爲史，頗有著錄，特風緒始開，未爲美備耳。余擬據斯旨，綜天人之始末，集四海之波瀾，造爲宇宙辭書，亦不過整理兩言，惟擬以新識而已。自人知日廣，人事日繁，無字籠記憶之便，有淹通貫串之難，類而聚之，乃有通書。若中國之三通，大典，集成，西方之百科全書，均其嚆也。雖然，欲以通書類書百科全書以該古今文物之變，中外涉經之殊，則無論依內容分門別類，或依部首字母索引，既不免重見疊出，漫無理次，尤不能見其相關相連之密，僅供檢閱之資，或攝象之助，猶如斷錦鑿玉，未爲冠冕也。余以爲最理想之百科全書，莫如取世界通史之形式，自原始以迄今日，一切事象，均依其生成，叙其次別，則首尾一貫，脈絡分明，暨登高樓，窮千里目，河海細流，均在眼底，非同管窺，不爲斷水。欲便檢查，可附索引。如是則一切天地之開闢，人羣之生聚，與夫人事器物之變異，政治之風波，學藝之發明，殆無不納於史體以內，所謂萬物之聚散，皆在其中。通學集藝之法，計莫善於此矣。

然此千秋盛業，須竭全國舉世才智，通力成之，非一人力盡畢生，所能爲役也。亡已，乃不自揣固陋，先擬爲小文法及小辭書，聊爲節略，以發其凡。茲將小辭書也。中西之爲通史者多矣，然成於策士者，每失瑣雜，成於一人者常病譴陋，成于西人者即隔諒於東土，而成於國人者，敦本而外，罕見專書，若千繙譯，不無隔滯。余爰參考中西史籍文獻與夫學人最可信賴之作，益以十餘年來之見聞，採拾最近數十年間史學界之新收穫，考信近世人學金石學上之新發見與資料，整理成一書，書成八編（中略）

自星雲以迄本歲，世界事蹟，粗在其中。中國史亦織於世界史內，蓋時地地隔，即未正式交通以前，已未嘗不息息相關，不惟見世界人文之步武，亦見我民族在世界中之地位也。（中略）

余之觀史也，原道術于器用，見樂利于自由，據勞動之技術及組織，歸人治之運行，以自由之境界及性質，測世運之隆污。人文之進步，實由勞動與自由之深廣而決之。夫宇宙之史，不外物質運動之歷程，天行健，君子自

強不息，人類史者，又人類勞動之子也。人類之勞動，目的在人類之自由。云何是自由？生命之健全發揚，生力洋溢及其自然發揮之狀態而已。析而高之，凡有五義：一曰無礙，去壓迫也；二曰不踰距，不他侵也；三曰發展，盡其才能，精進不已也；四曰創造，日新又新，個體有限，全體無窮也；五曰和諧，各個獨立，皆週合作，同登春台，萬方中節也。勞動創造一切，勞最普遍自由之的，而自由者，又為發揮勞動最高能力之因。故一社會不勞者愈多，縛抑愈苦，即衰滅之徵，而習乎逸惰，安為奴隸，亦自殺之途。是故禍莫大於侵凌，害莫過於貪欲，罪莫過於愛國，惡莫過於殘民，恥莫辱於媚竊，莫痛於心死，而樂亦莫悅於自立，義莫尊於自衛焉。補助於創造，乃人類之天責，護自由而禦暴，又人類之天責。勞動自由與自由勞動，始真正文明之標識也。世界有一不自由者，即斯人向未壽可也。生民之道，俱轉於天，器物漸治，人互相稱，奇巧之末，貪殺隨之，人相解脫，人道乃必有一世界焉，推萬國為一家，納世界於序序，無強權，無私貨，選賢與哲，以為師長，合作自治，無缺無爭，於是教育與政治合一，科學與生產合一，而藝術與生活為一，藏各人天賦之能，享人生應有之樂，修文偃武，役地戡天，萬人勞動，普遍自由，斯乃世治之隆，而真人類史之發軔也。此在初世，具體而微，實踐既殊，斯義始表，發揚光大，必在將來。（中略）今發風大厥，去此匪遙，羣策羣力以赴之，吾人遼東之責矣。

總觀載籍以來人類之活動，均以民族與國家為背景，民族之生尅離合，構成人類歷史之路程。而民族間之不自由，實為世界不自由之根本。人間最慘痛之事，莫過于亡國滅種，而尤莫過于文明國家優秀種族之為野蠻國家殘暴種族所夷滅也。或曰，自平等義垂垂以來，有民族之主奴，階級之壓抑，閥閱之尊卑，男女之君臣，斯皆不自然之現象，人類之恥辱，文明進步之障礙，非獨種族相殘，兼弱攻昧之為禍亂也。雖然，世界之不自由也，以民族不自由始，而將隨民族之自由終。自由民族為自由世界之前提，而民族自由實國際自由之起點。若民族不得解放，則階級閥閱男女間之縛，亦無解決之日。惟有民族間之平等博愛立，始能保證階級之自由平等與人類之博愛也。百年以來我民族日受侵凌，幾于不國，大漢聲沈，靈光慘澹。今更河山半裂，倭倭披猖，千百倍於晉宋明季之慘者，已迫於眉睫。而今日之亡國，即萬古之沈淪。凡我黃帝之子孫，自均應首為祖國之自由而奮力也。

而于一定年系之下，依次羅列各地域各國家（文化史區）之事跡，復結述片段，并為比論。人類未生，時空為舞台，物質為排後，人跡既出，大地為舞台，而人類民族為排後。吾人讀劇，必先知其時代，次知其場面，再觀其人物，然後足了解其劇情。余之戲矣，如戲雖然，惟人類之劇乃人類集觀之創作。英雄豪傑，不過劇中代表脚色而已。（下略）

兩本書都未成句，只有一部分。現在打算就原有規模更加翻寫一次，參考書籍，都擱在港滬，未悉存亡。現在打草就原有規模更加翻寫一次，缺路之處，俟之暇補之日。如果原書可叫做小文法和小辭書，則現在只是袖珍文法和袖珍字典了。袖珍文法每週隨報附登載于中央日報之藝文週刊，想擬借祖國之底頁，發表袖珍字典。手頭無書，自自中央日報之藝文週刊，只是想供給青年朋友一點系統常識。每週隨報一頁，如讀者諸君保存起來得益處，我自然是非常高興的。廿七年七月二十四日，弄筆之夜。

復刊記

編者

祖國於去年雙十節創刊於漢口。在其創刊詞中，我們曾說在祖國艱危之日，凡我國民，須對祖國盡力；而盡力之道，在一面抗戰，一面建設。凡屬人類，不可無國；亡國之人，不如盡力。倭寇不除，不能為國，不能為人。抗日就是一切，一切歸於抗日。愛我祖國，衛我祖國，勿忘我祖國，復興我祖國；此同胞日夜不能精忘之一事。刊名祖國，蓋本乎此。出版四期停刊以後，感痛實多。此間籌報不少，本無復刊必要。同人未能執筆于戈以衛社稷，亦未嘗開馬達以富國家，托之空言，亦備先哲。惟念於國有至誠，於事有成見，稍有欲言，不吐不快。作事之餘，出此週刊，財力雖薄，只印八頁，倘能擴充，所自切望。

本刊之基本主張及態度，與過去之祖國及時代日報無不同。曰：鞏固統一，抗戰到底；如有補充者，曰：民族主義與科學精神。篇幅有限，文字力求其精采。

而關於內容之分配有一計劃：每期第一二頁為重要時事評論，由本社同人執筆；三四頁為時事論著，第五頁討論國際問題，或選擇外論；第六頁則專門討論青年問題；第七頁擬作通訊論衡，專登討論文字；第八頁則專登長篇論著，自本期起登載者，為世界史稿，如有特殊情形，將依此次序機械的登錄文字。約言之，研究抗戰建國政策，研究青年問題及介紹國際知識，將為本刊內容之要目。而嚴肅二字，則為本刊之精神。

投稿，討論及代售均所歡迎。投稿不登即退，惟稿費一事，目下決無可能而已。